

张宇◎著

大案要案震惊中原

跨国诱捕 女检察官赌上灵与肉

张宇反腐力作

I247.5/456+3

2008

检察长

张宇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检察长/张宇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80623-952-0

I. 检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2487 号

检察长 / 张宇 著

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 城

选题策划 单占生 丹 飞

责任编辑 陈 静

版式设计 吴 月

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

责任校对 伊春萍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邮政编码 450011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0.5

字 数 271 000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8.6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P₀₀₁ 第一章 官场老江湖

- 002 情人和煤气罐
- 008 神秘女人的步伐跟踪
- 012 切磋腐败
- 017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
- 023 戴着绿帽子前进
- 030 老鼠玩猫鬼把戏
- 035 官场的太极推手
- 040 猫玩老鼠动真格
- 046 东西耳朵南北听

P₀₅₁ 第二章 狗时代

- 052 把男人种在心里
- 057 学习性生活
- 063 夜的眼睛
- 070 第二种疯狂
- 077 语言的狂欢
- 084 狗时代
- 091 猫风流
- 099 意外的礼物

- 106 理论的痛苦
- 113 等待的折磨
- 121 爱情与阴谋

P₁₂₇ 第三章 危险游戏

- 128 离婚草图
- 132 捕风捉影
- 137 在北京守株待兔
- 142 民间语言
- 148 绑架美女老总
- 153 玩命高速公路
- 159 耐心的较量
- 164 办案像绣花
- 170 煮酒敬敌人
- 177 情人不怕牺牲
- 185 机关算尽

P₁₈₉ 第四章 瞒天过海

- 190 斯坦福大学没有围墙
- 197 鲜花和老虎机

- 202 顺藤摸瓜
- 207 以感情为武器
- 213 汤姆的吻
- 219 在旧金山玩火
- 225 美人计
- 231 被敌人强奸
- 238 羊肉烩面的防守反击
- 247 理论的疯狂
- 255 背叛的背叛
- 263 请上帝证婚
- 269 双面男人

P₂₇₁ 第五章 弄假成真

- 272 梦游精神家园
- 278 英雄和孕妇
- 284 检察官相信眼泪
- 291 进口的爱情
- 300 情敌交锋
- 311 老谋深算

P₃₁₇ 尾 声 风雪浴

『第一章 官场老江湖 | guan chang lao jiang hu』

情人和煤气罐

入秋以后,天短下来。太阳西沉的速度加快,散余下的一些时光碎片遗忘在窗外高树的枝叶上,在微风中摇摇摆摆往地上飘落着。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,办公楼走空了,检察长李刚还独坐在办公室久久地望着窗外发呆。他的目光散开如同发射出去的礼花,在窗外大院的空中闪烁闪烁。他这么想着想着就走神儿了,忽然觉得这年头找情人活像怀抱煤气罐,虽然能够燃烧激情和丰富生活的色彩,同时也就像抱了个定时炸弹啊!

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,惊动了他。李刚关于情人和煤气罐的思绪断了,厌烦地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,让它很响了一会儿,这才漫不经心地拿起话筒。是葛振海,反贪局局长葛振海火急火燎地大着嗓门喊:“是李检吗?李检吗?我是葛振海,我是葛振海呀。”

李刚平静地说:“我是李刚。别着急,没有人和你抢,你有话慢慢说嘛。”

“对不起。李检,出大事儿了!”

“什么大事儿?”

“市委院里有人闹事,许多人静坐。”

“还是为信托合资公司的事儿吗?”

“是是,人很多,闹事的人很多呀!”

“啊、啊。”李刚连想也没想,什么也没有说,只“啊”了两声就把电话轻轻放下了。

李刚知道葛振海的意思，一是向他通报信息，二是请示检察长要不要出动。起码也是看看检察长对这起突发事件的反应和态度，然后再确定他自己的立场。又敏感，又负责任，真是好同志啊。

不过，我李刚什么态度？我什么话也没说，这就是我李刚的态度。给群众做思想工作是市委信访办公室的事情嘛，有人闹事有公安局嘛。检察院慌什么？只要市委没有要求检察院配合，检察院就当什么也不知道。这年头干工作要讲究分寸，主动一些当然很好，如果过了就多余了。要把握好这个度，这个度就是基本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些话当然不能够说出来。李刚微笑着看看电话机，像在看葛振海一样，动脑子吧你！正准备起身走，手机又响了。

作为检察长，也算工作需要吧，李刚配有两部手机。一部是基本公开的，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手机号，有时候他拿着，有时候司机拿着；而这一部是秘密的，一直贴身带着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号码。他打开手机看了一下，还好，不是市委主要领导的号。再仔细看，发现只是一条短信：“看到你下乡回来了，如果有应酬，一定要少喝白酒。”虽然没有落款，他也明白这是江姗发来的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父母过世以后，大概也只有江姗和他自己的女儿会关心他的身体，用发短信息这样的形式来传达感情。

江姗算是他的情人。他一直不喜欢情人这个称谓，情人这个称谓使他感到委屈，总是提醒他的不道德感。实际上自己并不是在婚姻之外乱搞情人的那种男人。自己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人，什么情人不情人的？但是，在法律程序上他还没有离婚，已经不是自己的女人的那个女人还赖在他的婚姻之内，有名无实。就像退居二线的老干部，已经不再主持工作了，却还没有办退休离职的正式手续。而已经是自己女人的江姗早就主持工作了，还没有从法律程序上正式走进自己的婚姻，有实无名。这使他很尴尬，也只好长时期忍受在感情生活上形式和内容分离的无奈。

在江姗之前，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，他从来没有碰过别的女人。他

不是道德家,也不想做什么道德的楷模。他不是不想女人,作为男人他特别喜欢漂亮女人。喜欢欣赏,更喜欢直接同她们睡觉。在女人这个问题上他不喜欢精神文明。他觉得直接进入她们,那才是男人最好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和谐生活。也不是没有机会,机会多得很,可惜多少好女人都让他白白放过了。

有时候想想真是浪费资源啊。

全应了那句俗话,撑死了眼睛饿死了屎。唉,什么也不为,因为他不敢。并不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胆量,常言说色胆包天哪。只是色胆纵然能够把天包起来,却包不住他的前程。因为他从社会的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不容易,所以太看重自己的前程了。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们说,色是刮骨钢刀,酒是惹祸根苗。他的感觉是,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,如果你想在政治上有所企图渴望进步,年轻时代就一定不要乱性染色。多少年来,这是他作为男人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。

有句话让他特别有感触,有人说男人是弄得动的时候不敢弄,到了敢弄的时候又弄不动了。他觉得这话虽然说得粗俗甚至有点下流,却很贴切和形象。

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,等他人到中年,在四十多岁时却偶然地碰到了江姗。想想,也算是缘分吧。这时候好像他已经感到自己是检察长了,地位和身份已经到了了一定的程度。就像一棵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一样,不再害怕一般的风吹雨打。这才大胆地和江姗建立了感情。江姗让他非常感动,好像他一直为她守着,等了她四十多年,等着她出生,等着她成长,等着她大学毕业,等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自己的怀抱……

于是,看到她经常发来这样的短信息,他心里虽然感到特别温暖,同时也觉得对不起她。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不成熟的年轻人,虽然他深深地爱着她,同时也明白自己这是在玩火。玩火的人总有自焚的时候。所以,在感情上他是越来越依恋江姗,在理智和行动上他是越来越故意地疏远江姗。

这是典型的感情和欲望与理智和行动的一种分裂。

他在自觉地折磨和虐待着自己。

于是,平时他很少回她发来的短信,也很少约见她。他对待江姗的态度是,只放在心里暖着养着,就像养一块玉。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时机,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,就很少见面和做爱,更多的只是享受这份牵肠挂肚的想念。这么做对江姗有点近似冷酷,但是没有办法,因为他是李刚,因为他是大河市的检察长。

下班以后,李刚慢悠悠地走出了检察院。一来到世俗的大街上,混入人流之中,他感到了一天之中少有的解脱和轻松。

近年来,李刚养成了步行上下班的习惯。作为大河市的检察长,他当然配有专车。他也有自己的司机,他自己也会驾车并且也一直拿着车钥匙,用车自然是很方便的。但是,他坚持步行上下班。好像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步行的秘密。部下说他作风朴实,那是奉承他。司机说他体贴下层,为了让司机按时回家和家人团圆,那是司机自己的切身感受。甚至有人背后说他特别注意自己领导干部的形象,时时处处小心谨慎,这又把他看小了。是红是绿是黑是白,对于这些背后的说三道四,他从来不作任何解释。作为一个市的检察长,在这个城市里他已经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,对于这些鸡毛蒜皮一样的闲话,他早早就已经不再顾忌。在官场上,这也叫水涨船高,肩膀只要硬起来就扛得住。其实,谁也没有想到,他坚持步行上下班,甚至坚持自己上街买菜买水果,只是为了呼吸呼吸这世俗的味道,或者说呼吸呼吸这热乎乎的人气儿。

李刚常常有这种感觉,只要一走到大街上,就没有人再格外注意他,只要一走到菜市场听到小贩们亲切的叫卖声,他便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。那种舒服的感觉就像挑夫放下肩上的重担吹风擦汗,就像学生走出课堂跑到操场上撒野,甚至就像囚犯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一样。他明白自己虽然身居要职,原本是个普通人,身体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,贱命,永远不是贵族。有人说养出来一个贵族,需要三代人努力,别人信不信,反正他信。于是,没有人能够想到他这种感觉,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这种感觉。同时,他也不需要也不喜欢人们理解他和了解他,相反,他喜欢人

们一直猜不透他。

作为一个领导干部,特别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就应该这样,别人想什么他都得知道,他自己想什么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

这时候是傍晚,初秋的风已经有了些许凉意,虽然是微微吹来却能够丝丝缕缕地拂在身上,轻轻地把一雾雾的清爽往心里沁。反正路又不远,从检察院走到家也就两公里,李刚就不紧不慢地晃悠着,享受着步行给他带来的世俗的欢乐和惬意。他一边走一边看着街上的风景,亲眼看着这个城市由贫穷走向繁荣,由破旧变成花园一样,常常由衷地感动起来。人要知足啊,大河市虽然问题成堆,虽然困难重重,人们的生活确实是好起来了。人要知足啊,虽然官场如同战场,虽然前后左右是是非非一直围困着你,毕竟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山里娃子走到现在一个城市检察长的岗位上,确实应该感谢组织上的培养和同志们的拥护呀。

钱钟书说婚姻像围城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城里的人想冲出来。李刚经常对自己说,其实官场也是“围城”,城外的人想冲进来,城内的人有时候也想冲出去。但只是“有时候”……

李刚有自言自语的习惯。这种习惯是他进入官场以后慢慢养起来的,开始是每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为了自省,他喜欢讽刺、嘲笑和挖苦自己,后来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毛病。这个毛病有个特点,那就是自己对自己完完全全地说实话。反正声音又不高,嘴里嘟嘟囔囔,就是别人偶然听到一音半字也不明白他说的是啥。反正是自己对自己说,又没有必要装孙子说假话。一直到有一天他才忽然意识到他为什么喜欢自言自语,那是因为他整天在他人面前说大话说官话说假话说空话说屁话,如果他自己不再对他自己说说实话,他是害怕有一天他真的不会再说实话了!

就像坐车,在我们的社会里,一个普通人想坐小车特别是想坐公车,并且是坐自己拥有的专车,并不是很容易的。但是,等到他自己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专车,他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上班车接下班车送,开会出差自然坐车,后来他慢慢发现自己竟然有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汽车里,

基本上已经成了汽车的囚徒。如果他自己再不想办法创造条件走走路,只怕有一天他真的连路都不会走了。于是,等到他当了检察长以后,他就给自己规定能够步行的决不坐车。不仅上下班,就是出门办事儿,特别是办私事儿,只要路程不太远,他都坚持步行。另外,凡是星期天,只要能够闲下来,他每天早上就出发步行走出城市,一直走到郊外的山坡上,然后再走回来。他计算过这一来一回可能是三十公里。刚开始的时候这三十公里走下来还真是有些累,后来越走越轻松,就走出精神来了。再后来就走出了经验,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步行和经常混入世俗之中,远离官场把自己混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就像经常洗澡就像经常透气一样,不但能够轻松忘掉许多官场的烦恼,而且能够使自己永远保持一种清醒。

其实看透了,婚姻和官场确实有着同样的道理。李刚自言自语说,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是一层意思,而城内的人想冲出去是另一层意思。都是真实的。但是,不要忘记了,那就是从城内走出城外是玩儿,玩玩儿还想再走回来,而且还得再走回来。

味道在这里啊!

极端在哪里?在法律之外,在游戏规则之外。婚姻和官场,如果能进能退,进退自如,那才是人生理想的境界啊。所以,什么是理想?什么是境界?那就是不可能到达的一个梦想的远方……

就这样悠着晃着,李刚走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下来。检察院家属院里已经塞满了车。不见了跑来跑去的孩子,也没了坐着说闲话的老人。院里的路灯亮起来。晚风吹来,各家各户烧菜的香味纷纷溢出窗外,在家属院里飘扬和弥漫着。喧哗的白天正一点点地脱去盛装,退出人们的感觉和意识,夜晚的黑暗和宁静正从远方悄悄地包围着涂抹过来。

李刚走上二楼到了自己家门口,拿钥匙开门以后走进家,正要回手关门时,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就悄悄地闪出一个陌生的女人来……

神秘女人的步伐跟踪

楼道里亮着灯。由于天还没有黑透，灯泡就显得不那么明亮，昏昏黄黄地悬在人的头顶上，活像楼道的天花板上长着一个熟透的柿果模样。李刚借着灯光瞟了一眼，发现这女人还算年轻，站在那里不卑不亢，浑身散发着少妇特有的那种成熟的韵味，同时还缭绕出来城市女人常用的化妆品的香气。使人一看就轻易猜到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女性。

这个陌生的女人大大方方先说：“李检察长，请原谅，很冒昧来找您。能到家里坐坐，就十分钟，给您说句话行吗？”

李刚迅速恢复到面无表情。什么话也没有说。陌生人来找，对他来说已经司空见惯。他只是看着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把客人让进来了。不过，回身关门时，他却轻轻地关上了里边的木门，没有碰上外边的铁防盗门。这样就给来访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暗示的细节。就像点击电脑一样，一瞬间他就启动了一个检察长和一个单身男人应该有的生活程序。

不过，走向沙发时他心里笑了。他开始明白，看来这女人一直跟踪着他，很可能他从检察院走出来的时候，她就远远地盯上了他，不紧不慢地像影子一样挂着他，自己只是没有发觉罢了。看这女人的漂亮模样和不卑不亢的气质，当然不是个上访的。那么不是找他跑官儿跑工作的，就是找他说案子的，没错。他不由得在心里感慨起来，现在这人可是真能呀，你别看就这么静悄悄地闪出来这一下子，背后下的工夫海了。先要认住他的模样，还得调查他喜欢步行回家的习惯，接下来才能够对他

实施步伐跟踪。有时候他觉得现在这人为了办私事儿，能耐越来越大，几乎人人都成了国外的私人侦探了。

“李检察长，”大概是人家走进来以后，看到家里没有一点女人味儿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，人家马上就找话说，“看这样子，您还是两地分居？”

李刚没回答她的问话。这就继续保持着两人之间的距离感。当然，虽然面无表情，心里边就开始暗暗地嘲笑自己，还不知道人家是谁，来找他干啥，人家对他已经是了如指掌……

“我给你倒杯水好吗？”李刚说。

“不用不用，不客气。”

“那好，坐下说。同志，你是……”

“李检察长，我一说您就明白了，我是外贸局王小明的爱人。”

“对不起，王局长的夫人。”李刚热情起来，“委屈你了。”

李刚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女人原来是外贸局副局长王小明的夫人。检察院反贪局刚刚拘留了王小明，这女人显然是说情来了。果然，再看她时，她眼里已经泪水汪汪了。这就是女人的能耐，好像眼泪在手里握着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伸出手展开给别人看……

李刚想了想，开始劝她：“你别着急，要想开一点。再说拘留并不是逮捕嘛，现在案情还没有搞清楚嘛，也许并不严重。”

她抹抹眼泪，好像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抬起头慢慢地说：“李检察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李刚说：“我理解，我理解。”

她先叹了一口气，这才接着说：“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我也没脸没皮了。因为不找您不行。不过您也不用劝我。这哪到哪我都知道。我知道其实我们家小明和您关系一直很好，他说在市一级领导里，您对他一直很关心。这回小明出事儿，李检察长也正好下县里检查工作不在家，拘留他也不是您的意思，这我都搞清楚了。只是现在这人，只要是当官儿的，大大小小谁能没点事儿？只要想找事儿，就是反贪局闭着眼抓，

一个也不会抓错。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,我是谁也不埋怨,谁也不记恨,只是想找找您,看看能不能……”

“你是说他们抓错了?”

“不,我不敢有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么,你的意思是?”

“您别见笑,既然我来了,我就对您说大白话。案子是真是假是大是小,我就不再说了。说这个没有意思。我的意思是,能不能在处理的层面上降低到最低程度?”

“别说了。你是个明白人。”李刚伸手拦住她的话头诚恳地说,“既然你能够这么说,我理解你。也谢谢你信任我。我也就实话实说好不好?你听我说,其实小明的案子说我不知道是假的,事先我是知道的。不过这个案子挂时间长了,案子也不是太复杂,我没有在意是真的。”

李刚接着说:“你也明白,像拘留小明这样的副县级干部是要报省检察院批准的。只是报批的时候我不在家,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批了,说到底还是我疏忽了。既然你是个明白人,你找了我,小明的案子你就谁也别找了。我揽起来。你相信我会公正处理的,好不好?”

她脸上有了笑意。这女人一笑就笑出味道来了。好像女人和鸟一样,女人一笑和鸟儿一叫,才能够灵动起来。

李刚说:“请原谅,我只能够说到这种程度。”

她望着他,感激地点点头。

李刚忽然一挥手说:“没有啥大不了的,别当回事儿。他是他,你是你,现在你的任务是好好带孩子,好好生活。”李刚最后这句话故意带着感情,说得确实打动人。

她连连地点头。这女人特别懂得分寸,话说到这份上她明白已经该走了。就从随身背着的包里悄悄拿出一个厚厚的信袋,然后把这个信袋子往茶几上轻轻一放,动作很小,小到李刚完全可以装作没发现一样。

李刚摇摇头笑着说:“你不能这样。”

她红着脸恳切地说:“李检察长,别拒绝我。我第一次见您,请您给

我留点面子。三万块钱,也不多,只是一点心意。”

李刚把装着三万块钱的信袋拿过来放在手里,按了按又轻轻地拍了拍,想了想又坐下来,忽然笑笑说:“好,是这样吧,我收下。既然你有这份心意,我要硬拒绝你,你也没法出我的家门儿。”

她笑了。这次她笑得很开心。因为检察长收下了她的钱。可能在她的处世经验里,话说得再好听也都像落叶一样风一吹就散了,那全是空的,只有人家收下了你的礼钱,这才是真正答应给你办事儿的许诺。现在办事儿,特别是到关键时刻找到关键人物,能够把钱送到人家手里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

“你坐下,我还有话。”李刚说,“这钱我接住,这情我领了。只是我不接这么多,我工资也不少,要这么多钱也没有用。”李刚从中轻轻地抽出一张百元大钞,然后笑着说,“这一百块钱我收下,就算你给我捎了条烟吧。剩下的你还拿回去。”

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。为人处世的才华和做人的质量,大都是通过意想不到的细节反映出来的。生活就是这样生动起来的,它是通过珍珠和宝石一样的细节穿起来才能够明亮……

这女人呆了。她没有想到李刚会这么做。她呆呆地瞪着大眼,望着李刚亲自动手把信袋装进她的包里,她的眼泪又一次涌出来,这一回确实是感动的泪水。

李刚说:“你看,不方便,我就不留你吃饭了。”

她明白这是送客,就点点头,默默地走出去……

送走这女人,李刚关上了里外的家门,反身再走回屋,轻松地坐下来,徐徐地抽烟时,他才满意地笑了。

其实,拘留外贸局副局长王小明完全是他一手策划的,他对可能出现的这些后果完全在意料之中。